漢語送氣音與鼻音衍化的動機與類型

第六屆國際暨第十七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論文摘要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洪惟仁

由於漢文化缺乏音標做為有效的記錄、討論的工具，傳統漢語聲韻學只能做到「音類」的歸納，而做不到「音值」的描寫，這個侷限只有等待歐洲的語言學來突破了。歐洲自來有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傳統，自從 Edkins 1871 以來有一些學者投入漢語音韻史的研究，Maspero 1912 (馬伯樂)是其中之姣姣者，在台灣則有小川尚義 1907 的研究，然而集漢語方言調查與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大成者是高本漢。

高本漢引進了西方進步的語言學方法，一方面善用傳統中國聲韻學的既有成就，開創了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紀元。然而高本漢的時代結構主義尚未誕生，當時還沒有「音位學」(phonemics)，因此他所擬的音值極為煩瑣，後來利用音位學發達起來，王力 1958、董同龢 1964、李方桂 1971 才開始注意到音韻系統的對稱性、經濟性。但是他們的擬音工作似乎只是將傳統的音類轉寫為音標而已，對於音變的動機與類型沒有好的解釋。

自 Chomsky and Halle 1968 發表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SPE)*以後，音韻學不但要求正確地描寫音韻的事實，並且要能根據音韻的普遍性，提出適當的解釋。至於如何追求音韻的普遍性則有幾種不同的法門(approach)。

現代音韻學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所謂「標記性」(markedness)，越是無標的音越容易發音同時也越具「自然性」，因此越受世界的語言普遍採用於其音韻清單(phonological inventory)中，反之越是有標的音越不自然，不易發音，因此越不受世界的語言普遍採用。這種有標的音容易變成一種音韻限制，凡是違反這些限制的音位或音值，是有標的(marked)存在，自然語言在共時面一定會想策略迴避，在歷時面也一定會很快變化。迴避限制變成音韻衍化的一種動機(motivation)。策略的不同就變成方言分化的參數。

本文根據語言的普遍性為漢語音韻衍化的過程提出兩條音韻上的限制：

C1 *送氣擦音限制：擦音與送氣特徵結合的限制。
C2 *鼻續音限制：鼻音和續音特徵結合的限制。

既然送氣擦音是一個限制，我們論證當唇音輕化時，f 和 f^h 的對立同時消失，唇音輕化的結果，幫系聲母和非系聲母是註定不對稱的。我們因此懷疑《韻鏡》的聲母系統只是反映歷史的區別而不是共時語言的區別。

其次，<日>母和<微>母衍化的條件相似，語料顯示，大部分現代漢語<微>母和<日>母的衍化都是相平行的，大抵北方方言傾向變成鼻塞擦音後再去鼻化

(第一類型)；南方方言傾向於保留鼻塞音(第二類型)；至於<娘>母和<泥四>母則沒有變成塞擦音。由中古至現代鼻音聲母的發展潮流(drift)可以模式化如下表：

(36)	南方	北方
微母	*mj^{w}→mu→bu	*mj^{w}→mv→v→w
日母	*nj→*ɲ(i)→j	*nj→ɲʑ→dʑ→ʑ→z /j /ʐ
娘母	*nrj→nj→ni	*nrj→nj→ɲ(i) /ni
泥母	*ni	*ni→ɲi /ni

由於鼻續音限制只適用於鼻音，與非鼻塞音無關，因此鼻音的發展和塞音註定是不平行的，因而當語音發生變化時，原序列和新序列也不對稱。

本文所擬的音變過程其實多半是因循前人的研究成果，擬音並非本文的目的。本文的興趣是把漢語當成一個自然語言，從語言普遍性的觀點重新檢討漢語的送氣音及鼻音的衍化過程，我們企圖在漢語音韻學的方法論上建立兩個理論：

一、過去的研究偏重於史實的考證，但是對於音系衍化的動機與策略沒有提出一個比較自然的解釋。本文從標記性、自然性、及音韻普遍性的觀點提出送氣音與鼻音之所以容易變化的原因、亦即變化的動機在於受到音韻限制。

二、本文所擬的音韻限制是普遍性的，任何語言都可能受到這兩個限制的規範，但是個別語言對解決或迴避限制的策略各不相同，有些方言對限制比較敏感，一開始就採取策略預先迴避，有些方言則違反了限制之後再想策略解決；迴避限制的策略也有很多方式，有些方言採取去除違反限制的特徵(如去送氣成分或去鼻音成分)的策略；有些方言則改變了環境(如*-j-併入聲母而使聲母顎化，*-j-本身則元音化，使限制無法適用)，策略的不同正是造成方言分化的原因。在這個分析下，限制成了音韻衍化的原則(principle)，而策略則是造成方言差異的參數(parameter)。

我們所提供的研究方法不但能夠在歷時上提出音變動機與音變方向的解釋，並且在共時上提出漢語音韻類型學的理論基礎。